



难忘的岁月

葛罗米柯谈世界风云人物

葛罗米柯 著

柴兴文 邓 克 李显扬 马细谱 编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难忘的岁月

——葛罗米柯谈世界风云人物

葛罗米柯 著

柴兴文 邓克 李显扬 马细谱 编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208号

社

难忘的岁月
——葛罗米柯谈世界风云人物

著者	葛罗米柯
译者	柴兴文 邓克 李显扬 马细谱
出版发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政编码100037)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数 0,001—2,500册
字数	154千字 印张 6.875
版本	1993年8月 第1版 1993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7-81039-112-7/G·100
定价	6.00元

前

言

240152
23

该书系由葛罗米柯所著《难忘的岁月》译编而成。原书60多万字。这是一部叙述前苏联著名国务活动家、外交家葛罗米柯半个世纪以来外交生涯的佳著，时间跨度之长，接触人物之多，很少有人能与之比拟。加之作者本人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追忆往事，以丰富、令人置信的材料充实自己的回忆，尽量从自己的回忆库中把过去留给他的那些印象至深的人物和事件复现出来，让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世界上那许许多多名人的风采和生动形象，能得知许多与那些人物有关的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饶有风趣的小插曲、小故事等等。但是限于篇幅及种种原因，原书有些章节被删掉了，只留下作者对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军界人士、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的追忆。

由于摘编后，只有原书的四分之一，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编译者

1992年12月

目 录

伟人斯大林	1
罗斯福总统其人其事	13
对丘吉尔的回忆	16
“三巨头”在德黑兰会晤	20
三根火柴	23
——三国首脑讨论波兰问题	
很大的缺口	25
——记杜鲁门的变态政治	
艾森豪威尔的“腾飞”	27
在肯尼迪的白宫里	30
尼克松与水门事件	36
对福特总统的看法	39
卡特及其强硬政策	41
里根和南希	47
英国保守党的三位首相	51
“两任首相”威尔逊	54
夏尔·戴高乐	56
蓬皮杜在扎斯拉夫洛和皮聪达	61
与德斯坦会晤给我留下的印象	66
亲自驾驶飞机的总统德斯坦	69
勃兰特为历史写下了一页	72
我对施密特的印象	75
《莫罗案件》	79
奎利纳宫的主人们	83

瑞典国王和首相·····	86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89
会见毛泽东·····	91
胡志明印象记·····	97
印尼“共和国之父”苏加诺·····	100
印度的伟大女儿英·甘地·····	103
布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	107
佐藤荣作首相·····	109
福田纠夫·····	112
首相中曾根康弘·····	114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	117
伊朗国王巴列维·····	119
土尔其之父凯末尔与伊诺努·····	121
萨达特总统其人·····	124
非洲人民的儿子卢蒙巴·····	128
恩克鲁玛和塞古·杜尔·····	130
埃塞俄比亚领导人门格斯图·····	133
传奇式的人物·····	135

——卡斯特罗与格瓦拉

阿连德的功勋·····	140
联合国的几位秘书长：赖依、哈马舍尔德、吴 丹、瓦尔德海姆、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143
老外交家莫洛托夫·····	149
梅特涅式的外交家基辛格·····	152
根舍外长·····	157
罗朗·迪马传记中的几件事·····	159
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约里奥·居里·····	161
保罗·罗伯逊威力无比的歌声·····	168
查理·卓别林令人心醉的微笑·····	171

好莱坞明星库珀和梦露·····	174
大画家毕加索·····	177
与朱可夫元帅的几次会面·····	182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格列奇科元帅·····	188
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	192
宇航员加加林在美国·····	194
百万富翁家族的代表人物·····	199
——纳尔逊·洛克菲勒	
石油大王哈默·····	204
梵蒂冈的教皇们·····	207
与日本天皇的会晤·····	212

伟 人 斯 大 林

……1939年，我主持外交人民委员部美国司工作不久，大约有半年时间，有一次，人民委员部的一位领导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通知说：

“请您到克里姆林宫去，去见斯大林。”

消息很突然……在此之前约·维·斯大林我只在远处见过，那是在红场，他在那儿向游行致意。还有一次，是在大克里姆林宫内一次隆重会议的主席团里，当时我和其他企业和机关的一些代表，其中包括一些科学界人士一起被邀请到那儿去。

我按规定时间来到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办公室旁边的接待室里有个身材不高的挺精神的人。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回答说：

“我叫波斯克列贝舍夫。”

这是斯大林的助手和秘书。他走进办公室，报告我来了。

我这才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室内的一切陈设都按照公务上的需要摆放得井井有条。有一张不大的写字台，当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坐在这张写字台旁工作。有一张较大的桌子，是用来开会的。尔后，我曾多次坐在这张桌边。这里常常举行会议，其中包括政治局会议。

斯大林坐到这张桌边。在座的还有莫洛托夫，他是当时外交部的人民委员，我已和他在人民委员部见过面。

斯大林，接着是莫洛托夫，都跟我打了招呼。谈话是由斯大林开始的：

“葛罗米柯同志，有一件事，就是要派您到苏联驻美国大使

馆去工作，当参赞。”

坦率地说，这一决定令我有些吃惊，尽管那时已公认，外交人员也象军人一样，应做好突然调动的准备。无怪乎有这种说法：“外交人员象士兵。”

斯大林非常善于处理这类事情，他简短地述说了这方面的工作对苏美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

“跟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大国，”他说，“苏联可以保持不错的关系，首先应考虑到法西斯的威胁在增长。”

在这里，斯大林就一些具体问题谈了某些意见。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些观点。

莫洛托夫不时插上几句，支持斯大林的想法。

“我们想派您到美国去不是去一月，也可能不是去一年。”斯大林补充说，并留心地看着我。”

他马上又感兴趣地问：

“噢，你的英语学得怎么样？”

我回答说：

“正在攻英语，看来渐渐掌握了，尽管学习的过程是困难的，特别是缺少必要的会话实践。”

斯大林当场提了个建议。这建议使我有些为难，同时也使我开心，主要的是，这可以帮我锻炼英语会话。他说：

“那么您为什么不抽时间到美国教堂和大礼拜堂去听教堂牧师说教呢？要知道，他们用纯正的英语说得很清楚，他们的发音吐字很清楚。难怪很多俄国革命者身居国外时，就采用这种方法去完善外语知识。”

我有些不安起来。我想，怎么啦，这个斯大林，无神论者，竟突然建议我，也是无神论者，去拜访美国的教堂？这样说吧，他是不是在考验我可靠不可靠？我险些脱口而出：“斯大林同志，您也采用这种方法吗？”但我停住了，没有把问题提出来，因为我知道，斯大林并不掌握外语，因而，提此问题一般来说是不妥

的。正如俗话所说，我这是“把话咽到自己肚子里了”，而且做得很得体。当然，斯大林听到这样的问题后，或许，又要把他的回答变成玩笑，他在类似的场合，常常采取开玩笑的方式，就象后来所证实的那样。不过，当时是初次会见，我不想冒然行事。

在美国，我当然没有到教堂和大礼拜堂去过。这大概是一个苏联外交人员没有执行斯大林指示的唯一的一件事。可以想象，在美国，一个苏联大使拜访教堂和其他神殿，会在那些机灵的美国记者的脑子里产生什么印象。他们无疑会大惊小怪，可能会把他们弄糊涂，使其产生疑问：

“为什么无神论者的大使拜访大教堂？也许他根本就不是无神论者？”

我和斯大林的初次会见就是这样开始的。

后来，在克里米亚，在波茨坦会议上我有机会在斯大林身边工作，和他有了更直接的接触。对他作一简短的叙述，或许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我所要叙述的是他的性格、举止的某些特点，首先是通过会议表露出来的某些待人接物的特点。

在雅尔塔会议的日子里罗斯福生了病。斯大林想去探望病人。他请了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和我陪他去。

那一天会议参加者正好没有会，于是我们到总统内室去了，那是女皇曾经安寝的地方。内室就在里瓦基亚宫的二层楼上。窗外便是美丽的海滨，风景如画，气候宜人。

总统躺在床上，看到客人来他很高兴。我们向他问了好。他显得很疲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惯于说：他面如土色。重病消耗了他的体力。罗斯福无疑很痛苦，但他尽力不表露出来。这一点，无须心理学家也是能观察到的。

我们在他那里坐了一些时候，大约有二十来分钟。斯大林客客气气地同他谈了他的健康问题，天气和克里米亚的美景。我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总统，看着他在想，罗斯福的目光有些冷漠。他似乎在看着我们，但与此同时好象又看着远方。

从他的房间里出来后，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下楼。斯大林突然停下脚步，从衣兜里掏出烟斗来，往里添上烟草，然后轻声地好象自言自语，但又让莫洛托夫和我都能听到，说道：

“你们说，这个人在哪一方面不如别人，为什么大自然却偏偏惩罚了他？”

我们下到第一层的时候，斯大林向我提出问题：

“据说总统按族系说不是英国人，这是真的吗？”

他饶有兴趣地继续说：

“但是就他的举止和表达思想的方式来说，他比丘吉尔更象英国人。后者似乎控制自己的情感少一些。而罗斯福则相反，简直是理智和寡言少语的化身。”

我感觉到，斯大林很想听到我对罗斯福的家谱知道些什么。我说道：

“美国总统的祖先是荷兰族系。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美国老百姓对类似的题目不太感兴趣。而文献里很少提这件事。”

第二天罗斯福已经好了，所以会议继续开下去了。但总统面部显露出的疲惫状态一直保持到雅尔塔会议闭幕。

那个时候罗斯福一共剩下两个月的生命。

开诚布公地说，——我已在重复这个想法——斯大林对罗斯福这个人很有好感，而且他在谈论总统的病情时，已向我们明确地表示出这一点。对另一个世界社会的活动家们，斯大林很少有好感，而表现出来的就更少了。

斯大林对这样或那样的人们流露出自己的感情，这种情况也有过。比如，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正式宴会后，文艺演出时，斯大林当着全体与会者的面，亲吻了女提琴手巴里诺娃和钢琴家吉列利斯，他们演出很精彩。

尽管斯大林性格倔强，有时也表露出良好的个人情感。但这是很罕见的。

也许，关于斯大林作为一位活动家和作为一位普通人，基于

我自己的记忆是能够讲得更详细一些的。

在接触过程中，我当然没有抱着研究斯大林的目的，比如斯大林的为人？他是怎样一个人？我只不过是在忙于完成具体公务的同时去观察他。对他留下来的印象——这是附带的果实，所以我不想把它说成是不可争辩的真理。

军人们都知道战斗中常有这种情况——派出两个登陆部队：一个是主要的，而另一个是补充的、次要的、转移视线的。战斗行动在发展，突然这个次要的随着时间推移变成有影响的，有时是重要的，最终是主要的。这种情况不仅在战争时期有，在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你同时作两件事，一件是自己的，日常的，而除此之外还顺便作了另一件事。后来一看，原来对你来说是件私事，也可以说成隐秘的事，过一段时间竟对别人也变成了一件特殊的、有意义的、必不可少的事。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讲述一下斯大林这么一个别出心裁的人物（历史学家将来还要多次谈及他的）是有意义的，尤其是亲自接近过他的人们所作的回忆。

很有可能，我的回忆中的某些地方和别人所说所写的，以及将来大概还要写的可能会不吻合。事实上，他身上的特征在各个不同情况下和各个不同的会晤中表现的也不都一样。甚至可以肯定，事实就是如此。但是说到底，任何原型都要比副本丰富得多，尤其是我们所谈的象斯大林这样的巨人，他是命运充满矛盾的人物。

当然，凡是斯大林身边的人或者接近过他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当时还比较年轻的人，总是观察着他。实际上，他的每句话，每一个手势，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并没有人认为这是奇怪的现象，正如蕴藏着雷雨的乌云看起来愈吓人，人们愈是提心吊胆地回头看它。

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能工作在斯大林身边，尤其是能同他说上话，（或者甚至能参加他们的谈话，有机会听到他在小范围内的讲话）——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因为斯大林的言论和行动的

目击者意识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人，他个人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人民，乃至世界的命运。

这一点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中作用的科学观点。杰出的人物是特定历史时间的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些人本身反过来又能够影响事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对这一问题都作过深刻的论证。

第一眼看见斯大林时引人注目的是什么？不管在哪儿看到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是善于思考的人。我从来就没有发现过，他说的话不表明他对所讨论问题的明确的态度。他非常不喜欢插话、冗长的句子或毫无意义的声明。如果有人说话啰嗦，让人抓不住要领，不知想说什么，他就感到是累赘。与此同时，他又能够耐心地去听取，甚至抱着宽容的态度对待那些由于文化水平不够高而无法明确表达思想的人。

当斯大林谈自己想法的时候，每次我都觉得，几乎他的面部也在说话，而表情最丰富的是眼睛，有时他把眼睛稍微眯缝起来。这使他的目光变得更尖锐。然而在这目光中却隐藏着无数之谜。

斯大林的脸微胖。斯大林死后，我不只一次听到和读到，说他脸上有些麻斑。我不记得这个，虽然多次从近处见过他。也许，如果这些麻斑真有的话，那么大概也不明显，以致当我瞧他面部的时候，也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

斯大林有这么个习惯，当他责怪这个或那个外国活动家或者同他进行辩论的时候，他能集中地盯着对方，在一段时间里也不移开目光。应该说，被他凝视的对象往往感到不自在。这个目光的锐刺是扎人的。

斯大林坐着讲话的时候，有时会稍微变变姿势，往左靠靠，往右靠靠，有时他会用轻微的手势来强调一下他想着重指明的想法，但总的说来他不爱用手势。他很少提高嗓门。一般地说他讲话声音小、平稳，好象是放低了声音。其实，凡是在他进行谈话或

讲演的地方，不管在场有多少人。一向总是非常的寂静，这使他容易感到自然。

斯大林的演讲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他的说服力在于表达思想准确，而主要的是思维方式不刻板。

至于对外国的活动家，应该加以说明，斯大林对他们不是那么太重视。仅这一点就足以使那些有机会见到斯大林和听到他讲话的人感到是伟大的事。

斯大林的举止一向是从容不迫。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比如说明显地加快了步子，或急于上哪儿去。有时人们会想，在某种情况下也许斯大林在召开紧急会议时，讲话会快一些或催促别人，以便节约时间。但这种事在我眼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让人觉得，这个人办什么事时，仿佛时间本身停止了跳动。

在人数不多的会议上，有时有叫来作汇报的人在座，斯大林也是经常在办公室里缓慢踱步。边走边听取发言人讲话，或者谈出自己的想法。走几步停下来，看看报告人、与会者，有时靠近他们，想弄清他们的反应，然后又开始踱步。

接着他走到桌前，坐在主席位子上。坐那么几分钟。也有过在讲话时出现停顿的情况。这意味着他在等待，看与会者对所谈问题有什么印象，或者他自己提问：

“你们怎么想？”

在座的人一般的发言简短，尽力不说多余的话。斯大林聚精会神地听。在大家发言、提意见的时候，他偶而也插上几句话。

他去世多年后摄制的电影片中有时出现政治局开会的场面，他站起身来踱步，而其他与会者坐着。是的，情况就是这样，这里讲的是内部性的会议。

但是，在国际会议上我也见过，他在那里一向是坐着的，集中精力地听取发言人讲话。只有宣布中间休息或会议结束的时候，他才离开桌子。

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从不随身带什么文件夹子。他就这样

出席他召开的所有大小会议。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期间，他就是这样参加国际会晤的。在这类会议上我从未见过他手里拿着铅笔或钢笔。当着人面他从来不作什么记录。

所有必要的材料通常全部在他手里，或在他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在夜间也工作。他甚至更喜欢在夜里工作。

他出席国际会议时，无论大小会议他都是有准备的。代表团同他一起去开会时，都很清楚他将要谈些什么。通常几乎只有他一个人代表苏联发言。在外交事务方面他主要的支柱是维·米·莫洛托夫。如果需要的时候，斯大林俯身在桌上先同代表团某成员商榷，然后再谈自己的看法。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它发生在一次会议上。那次会议上，我谈到一些与战争后果有关的国际问题。在讨论过程中，人们议论起希特勒分子企图利用巴尔干国家去谋取私利，为此曾拉拢那里当权的上层人物，但是他们不知道那里的人民和上层人物并不是一回事。

话题涉及到保加利亚，希特勒分子蔑视那里的人民，认为他们是落后的，但在该国君主面前却过分谦恭。斯大林说道：

“希特勒对保加利亚采取的政策，其目的是要在那里拉个同盟者，它的基础除了其他理由之外，还有普鲁士人的妄自尊大。德国人设想，让所谓落后的保加利亚人按德国所需要的方向转动，将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时斯大林从桌旁站了起来。然后继续说：

“对保加利亚抱这种态度，只能用普鲁士人的傲慢和夜郎自大来解释。”

停顿一会儿，他一字一顿地说：

“历史事实说明，保加利亚人民在自己社会的发展水平上并不比德国人低。很久以前，当德国人的祖先还住在森林里时，而保加利亚已有了很高的文化。”

斯大林关于保加利亚人的这一席话博得所有在座的人的赞

赏，他们支持他的这种说法。

有一次，讨论的话题涉及到战争末期希特勒司令部的顽固和德国人的抵抗已是毫无意义时，（因那时法西斯业已输定，而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好几个人在议论这个话题。斯大林认真听完了所有人讲话后，象是对所听到的问题作出总结似地说：

“这是对的，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同时也不能不提到德国人的一大突出特点，即他们在各个战场上不只一次地显示过，——德国士兵的顽强性，耐久性。”

接着他又说道：

“历史证明：最坚强的士兵是俄罗斯的；占第二位的是德国的；占第三位……”

他沉默几秒钟后补充说道：

“是波兰人，波兰士兵，是的，是波兰人。”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都同意这个评价，认为它是公平的。这个评价给我本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德国军队实际上已经被粉碎，在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失败。按一般情理来说，对侵略者的军队，对烧杀抢劫和刽子手的军队，他理应对士兵的个人特征用最严厉的词藻来评价他们。但是斯大林却以事实为根据对德国士兵作了历史性的评价，把感情抛到一边。

斯大林是属于那一类型的人，这些人从来不允许在前线，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失利所引起的不安影响对情况的清醒的估计，影响对共产党，对人民和他的武装力量所具有的威力的信心。事实上没有这种信心，胜利是不可能的。

后来情况表明，战争时期的紧张和巨大困难不能不消耗斯大林的体力，损害他的健康。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工作过分消耗了他很多体力，但他还是活到了胜利的日子。

而有多少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和军事家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被战争无情地夺走了他们的生命，但，不是在战场，而是在后方。这种人比如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他在1941年7

月到1942年5月这一最艰苦的战斗时期任红军总参谋长，最后这位杰出的苏联军事首长，在我国元帅当中，是唯一没有活到胜利的人——他在胜利的前几天去世了。另一位伟大杰出的国务和党务活动家，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也属于这种人。他去世过早，仅活了四十四岁，而在胜利到来的日子里，他却被埋葬了。……

斯大林是否关心自己的健康呢？据我观察，在三列强召开的同盟国会议期间，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身边带有医生。在这方面我不认为斯大林是故作姿态。斯大林不喜欢长时间的散步。住在别墅时，他常短时间的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但这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散步，像医生经常建议‘病人所进行的那种散步’。

至于他的外表，他是个中等身材的人。现在流传着这么一种错误的说法，说斯大林后来发胖得很厉害。当然作为非体力劳动者，他确实有发胖的趋势，但是他很注意自己的体态和仪表。我从来没看到过斯大林在餐桌上饮食过量，甚至可以说他吃东西很有节制。

斯大林不喝烈性酒，我没见他喝过那种酒。他只喝纯葡萄酒，而且一定要自己开瓶。他往往到跟前仔细地查看标签，仿佛在鉴定它的艺术价值，最后才开瓶子。

看上去斯大林几乎总是疲劳的样子。我不只一次地看到他在克里姆林宫走廊里迈步的样子。斯大林穿着剪裁合体的元帅服，而且也看得出来，他很喜欢这套服装。如果他不穿军装，那就穿半军装半便衣的衣服。在穿戴上不讲仪表和慢不经心，这不是斯大林的固有性格。

大家都注意到，斯大林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包括外国人，主动地谈起过自己的家庭——妻子、儿女。外国人多次对我说过这个情况。甚至还问：

“为什么？”

在国外发表的有关斯大林同妻子、儿女、亲戚的关系问题的文